



標題徐狀允補註蒙求

中



三伏
初伏中伏下伏
六日
金氣
之
三伏
長
初伏中伏下伏
六日
金氣
之
三伏
長

| | | | |
|------|------|------|------|
| 史丹青蒲 | 張湛白馬 | 隱之威鄰 | 王脩駁社 |
| 阮放八雋 | 江泉四凶 | 華歆忤旨 | 陳羣感容 |
| 王濬懸刀 | 丁固生松 | 姜維膽斗 | 盧植音鐘 |
| 桓温奇骨 | 鄧艾大志 | 楊脩捷對 | 羅友默記 |
| 杜康造酒 | 蒼頡制字 | 樽里智囊 | 邊韶經奇 |
| 滕公佳城 | 王果石崖 | 賈妻耻醮 | 澤室北齋 |
| 馬右大練 | 孟光荆釵 | 顏叔秉燭 | 宋弘不諧 |
| 鄧通銅山 | 郭况金穴 | 秦彭攀轅 | 侯霸卧齋 |
| 淳于炙輶 | 彦國吐屑 | 太真玉臺 | 武子金將 |
| 巫馬戴星 | 宓賤彈琴 | 郝廣留錢 | 雷義送金 |
| 逢萌挂冠 | 胡昭投簪 | 王喬雙鳧 | 華佗五禽 |
| 程邈隸書 | 史籀大篆 | 王承魚盜 | 丙吉牛喘 |
| 賈琮褰帷 | 郭賀露冕 | 馮媛當熊 | 班女辭葦 |
| 充闕市 | 董坐下帷 | 平叔傳粉 | 弘羊窮脂 |

| | | | | | | | | | | | | | |
|------|------|------|------|------|------|------|------|------|------|------|------|------|------|
| 京房推律 | 厲原澤畔 | 秦勝持斧 | 周公捋髮 | 蒙恬製筆 | 葛亮顧廬 | 蕭朱結綬 | 龔遂勸農 | 伊尹負鼎 | 伯道無兒 | 仲連蹈海 | 蘇武持節 | 韋賢滿籬 | 賢黃雀 |
| 翼奉龍性 | 漁父江濱 | 張緇埋輪 | 蔡邕倒屣 | 蔡倫造紙 | 韓信舂壇 | 王貢彈冠 | 文翁興學 | 竇威扣角 | 蘇紹不孤 | 范蠡泛湖 | 鄭眾不拜 | 夏侯拾芥 | 毛其白龜 |
| 甘寧奢侈 | 魏勃掃門 | 靈運曲笠 | 王敦傾室 | 孔伋緇袍 | 王裒枯慘 | 龐統展驥 | 晏御揚揚 | 趙壹坎壈 | 綠珠墜樓 | 文寶緝柳 | 郭巨將坑 | 阮簡曠達 | 宿留採桑 |
| 陸凱責盛 | 潘岳望塵 | 林宗折巾 | 紀瞻出妓 | 祭遵布被 | 閔損衣單 | 仇覽棲鷲 | 五鹿嶽嶽 | 顏淵蹇剝 | 文君當壚 | 溫舒截蒲 | 董永自賣 | 袁耽後邁 | 漆室憂葵 |

| | | | | | | | | | | | | |
|------|------|------|------|------|------|------|------|------|------|------|------|------|
| 馮異大櫛 | 壺公謫天 | 伊籍一拜 | 郭解借交 | 豫讓喬炭 | 初平起石 | 王儉墜車 | 甄右出拜 | 石慶數馬 | 優旃滑稽 | 師曠清耳 | 欒巴嘔酒 | 寶玉潤 |
| 於陵辭聘 | 千秋小車 | 鄧生長揖 | 朱家脫急 | 鈕麈觸槐 | 左慈擲杯 | 褚淵落水 | 劉楨平視 | 孔光溫樹 | 落下歷數 | 離婁明目 | 偃師舞木 | 疲補冰清 |
| 元凱傳癖 | 漂母進食 | 劉玄刮席 | 虞延刻期 | 阮孚蠟履 | 武陵桃源 | 季倫錦障 | 胡嬪爭櫛 | 翟湯隱操 | 曼容自免 | 仲文照鏡 | 德潤補書 | 衛右髮鬢 |
| 伯英畫聖 | 孫鍾設山 | 晉惠聞蟻 | 應璩三入 | 盛吉垂泣 | 祖約好射 | 劉阮天台 | 春申珠履 | 晉武傷指 | 許詢勝具 | 子平玉琴 | 臨江折齒 | 君平賣卜 |

| | | | |
|------|------|------|------|
| 古石沈酒 | 劉仁解醒 | 趙勝謙賢 | 楚至絕纓 |
| 惡來多力 | 蜚廉善走 | 趙孟疵面 | 田駢天口 |
| 張憑理窟 | 裴頌談藪 | 仲宣獨步 | 子建八斗 |
| 廣漢鈎距 | 弘羊心計 | 衛青拜幕 | 去病辭第 |
| 鄴寄賣友 | 紀信詐帝 | 濟叔不癡 | 周况無慧 |
| 虞卿擔簦 | 蘇章負笈 | 南風擲孕 | 商受勸涉 |
| 廣德從橋 | 君章拒獵 | 應奉五行 | 安世三篋 |

新刊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中

史丹青浦

張湛白馬



前漢史丹字君仲魯國人元帝即位為侍中時定陶
元帝第二十漢書卷五十五
 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焉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
 王皇后無寵上寢疾皇太后太子皆憂丹以親密臣得
 侍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涕泣言曰
 皇太子以適長立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
 歸心臣子見定陶王愛幸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
 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其奉詔臣願先
 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見丹涕泣言又切至大感
 曰皇太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太子由是
 為嗣成帝立累遷左將軍
 張湛字子博扶風平陵人於嚴好禮動止有則

王皇后生孝成
 帝傳昭儀生
 定陶共王康馮
 昭儀生中山孝王
 興
 以青規地曰青
 蒲自非皇后不
 得至此又以青
 蒲為席以
 掩也

室必修整，遇妻子若嚴君。在鄉黨，詳言正色，非
輔以為儀表。人或謂湛為偽，詐湛曰：人皆許惡，我獨
詐善。建武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輒陳諫。
常乘白馬上，每見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及事右廢，
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帝強起之，為大司徒。湛自陳
疾篤，遂罷。

隱之感鄰

王脩輟社

晉書王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博涉文史，以儒雅
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年十餘，父憂，每號泣行，
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與太常
韋康伯鄰居，康伯母賢明，婦人每聞其哭，輒餐投筋
焉。之悲泣，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
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廣州珍異所出，

白家有人對
萬和
郭亮光武
少時人妻
十一帝位
二付于皇后
上入後宮
受又下口
皇居位
云云

銓衡謂選舉
人之職，晉書
作居銓衡之
職

法進者求退
致仕

前後刺史多黷貨，朝廷欲革其弊，以隱之為刺史。州
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
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
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後致仕，授光祿大夫，
金章紫綬。

魏志王脩字叔洽，北海營陵人。年七歲，喪母，母以禮
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為之罷社。後
太祖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
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為司空掾，遷魏郡太守，為治
強扶弱，百姓稱之。

阮放八僮

江泉四凶

晉書羊曼字延祖，少知名。歷晉陵太守，任達顯，縱好
飲酒，濫驕。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

後漢書董
仲舒曰李膺
荀昱杜密
王暢劉祐
魏朗趙典
朱寓為八
俊俊者言
人之英也

飲酒濫驕
庾亮
阮放
桓彝同志
友善並為
中興名士

大也宏伯
補思量宏
大言
萬伯謂行
事方正
正直也
連伯謂事
連一日佳連也

委伯
委委也
委隨也
委也
智過千人
曰後
損也
荀子為君
細之行曰瑣

一時作
相國
華歆初文
時華歆主
故呼

時州里稱阮放為宏伯，郝鑒為方伯，胡毋輔為正伯，而曼為黠伯，九人，阮充州，八伯，蓋擬古之八伯也。曼弟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庸劣。先是，

充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太鴻、臚、江、泉，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蔡伯，散騎郎張嶷以狡疾為猾伯，而聃以狼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也。
華歆忤旨
後漢獻帝禪

華儵譖序曰：文帝受禪，朝臣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右莫不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曰：臣與相國皆漢朝

廓
ホガラリ
又果也

王濬懸刀
晉書：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博涉墳典，疎通亮達。慨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引去。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累多，不

心唯說喜義，形其色。帝大悅，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明帝時進拜太尉。世說曰：文帝受禪，陳羣有憾，容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進司空，錄尚書事。初羣為兇時，祖父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矣。博物志曰：大丘長陳寔是子鴻臚卿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為之語曰：公慙卿，卿慙長，長慙或作慙。
丁固生松
伏義神農黃帝之言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小見顯項高辛唐虞之言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司馬法六尺曰步，禮記謂五者以用足，大書步。

信也又照察也。

科條也品也
條教又條貫
又條也
休復
休也復者
漢法免租賦
科役也

養潘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
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夜夢
懸三刀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潘意甚惡之生
藩李毅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
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後再刺史益州武帝謀伐吳
詔潘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以木為城起樓櫓畫鷁
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拜龍
驤將軍監軍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
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
也潘自發蜀兵不血刃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降
潘解縛受璧焚櫓送于京師以功封襄陽縣侯累轉
撫軍大將軍卒謚武

親身棺

公乎卒如夢焉
兵志丁尚仕孫皓為司徒兵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
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后十八歲西其為

姜維膽斗

盧植音鐘

蜀志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與費禕共錄尚書事加
督中外軍事遷大將軍整勒戎馬出戰屢為魏將鄧
艾所破及後主降維投戈放甲詣鎮西將軍鍾會會
厚待之步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
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既構鄧艾因謂
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
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
斗大
後漢盧植字子幹涿郡隊人音聲如鐘少與鄭玄俱
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
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

所
多列女
倡歌舞
於前
植侍講
積年未
嘗轉眄
融以是

步一作出

水馬
似馬

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太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靈帝時為尚書

桓温奇骨

鄧文大志

晉書桓温字元子譙國龍亢人生未暮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父羣以嶠所賞故名之曰温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温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劉惔善惔嘗曰温眼如紫右稜髮作蠟毛孫仲謀晉宣王之濟亞也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終大司馬南郡公魏志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少家貧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

留イラクハル
サカハル

渠可以引水灌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齊河論以喻其指後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太軍興眾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累遷征西將軍征蜀大破之劉禪降以勲進太尉鍾會忌其威名構成其事遂見害

楊脩捷對

羅友默記

後漢楊脩字德祖大尉震玄孫好學有後才為丞相曹操在薄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何可惜公歸計決矣操於此迴師脩之幾決多有此類又嘗出行簿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此通之既而果然操怪其速慶之知狀忌脩後因傳殺

一則如下無
何字

之語林曰脩至海南讀曹娥碑碑背有八字曰黃絹
 幼婦外孫齏臼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
 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脩曰
 黃絹色絲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孫女子
 女子好字齏臼受辛受辛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
 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世說云羅友少時多謂之癡常伺人祠欲乞食了無
 忤容為入強記從桓宣武代蜀按行蜀城道陌果木
 皆默記之後宣武集蜀道事亦有遺忘皆名列之坐
 者歎伏

杜康造酒

蒼頡制字

魏武帝樂府短歌行曰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
 憂惟有杜康注謂杜康古之造酒者呂氏春秋曰伏

儀造酒

秋儀當作儀秋

淮南子曰昔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許慎曰蒼
 頡始視鳥跡之文造書與則詐為龍生其本趨未卒
 耕作之業務雖刀之利天知其將饑故為雨粟鬼恐
 為文書所劫故夜哭也舊云龍潛藏未詳所出

樗里智囊

邊韶經詩

史記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疾室在昭王廟西渭
 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
 智囊秦武王立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疾卒葬
 渭南章臺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
 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宜其墓
 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後漢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學知名徵為郎

百八部口辨曾書日假卧弟子秋朝之日邊意先獲
便使懶讀書但欲眠詔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
為字獲便使五經苟但欲眠思經事錄與周公通夢
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朝出何典記朝者大慙詔之
才捷皆此類相帝時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滕公佳城

王果石崖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蹶不肯前以足跑
地父之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許得石椁
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焉其文字皆古
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此書也今余亦
為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勝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滕公
即前漢夏侯嬰官至太僕初為滕公奉申故號滕公

或許作所

昏名
科昏キニニテ
カヒルノ秋ニ昏ヒ
セリナリ

カ
山崎
三サキ

神怪志將軍王果為益州太守路經三峽船中望見
江崖石壁千丈有物懸在半崖似棺椁問舊行人皆
云已久果令人懸崖就視乃一棺也骸骨存焉有石
誌云三百年後水漂我欲及長江垂欲墮欽墮下墮
遇王果果見銘愴然曰數百年前知我名如何舍去
因留為營斂瘞埋設祭而去

買妻耻醜

澤室犯齋

前漢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家產常
艾薪推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
隨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
矣女苦日父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
餓死溝中矣何能富貴買臣即聽去後數歲隨本討
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待詔公車會邑子

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武帝說之拜
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久之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
貴不歸故鄉如衣綉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入
吳界見其故妻夫治道買臣呼令後車載其夫妻
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
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後漢周澤字稚都北海安丘人顯宗時為司徒性簡
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後為太常清素脩行盡敬宗
庶嘗卧疾齋宮其妻良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
妻于犯齋禁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
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三百五
十九日齋後數為三老五更漢官儀於齋下云一日
不齋醉如泥

指ヤワラク
偶ハモリ
合ニ調ニ和ニ

馬后大練

孟光荆釵

後漢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年十歲幹理家
事成入嘗又疾太夫人令慈慈者曰此女雖又疾後
當大貴先不可言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
曰我必為此女稱臣後選入宮顯宗即位以為貴
時賈氏生肅宗帝命令養之謂女人未必當自生子
但慮愛子不至耳后盡心撫育過於所生肅宗亦孝
性薄篤恩情不至母子慈愛無纖介之間有司奏立
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
其人也遂立為皇后既正位宮園愈自謙肅能誦易
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
不加緣

團或作闡

後漢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休肥

名
禮
後布

名

顏叔秉燭

宋弘不諧

毛公詩傳曰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人發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且而燕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且若魯人然魯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人發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曰吾聞之男女不六十

同當作

徐作微

友當作交

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速門之女國人不稱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

後漢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光武即位為大司空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徐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友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所得相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所推進賢士相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

鄧通銅山

郭況金穴

前漢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濯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見通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見問其各姓帝悅尊幸之賞賜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然無他伎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謹身媚上而已上使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上嘗病癰通為上嗽吮之上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通曰宜莫若太子及太子入問疾上使齶癰太子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齶之太子慙是時心恨通景帝立通免家富人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盡沒入之竟寄死人家徵聖

後漢郭况真定高人光武郭皇后弟帝善况小心謹慎年始十六拜黃門侍郎以右弟貴重賓客輒奏况

本慙是問
時字無
嗽吮
スル
スル
スル
スル
スル
スル

謀恭下士頗得聲譽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纒帛豐盛莫比京師况家為金穴顯宗即位數受賞賜恩禮俱渥終特進

秦彭攀轅

侯霸卧轍

後漢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十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為潁川太守亦有鳳駉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東觀漢記曰彭去任老幼攀轅流泣

後漢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王莽末為淮中太守尹政理有能名及莽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遣使徵霸百

姓老弱相攜，號突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暮年光武時為大司徒。

淳于炙輶

彥國吐屑

夫詭淳于髡，齊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入然而承意觀色，為務見梁惠王，一語連三日，五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遂以安車駕馬，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齊人。頌曰：談天衍，彫龍炙，穀過髡，劉向別錄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若言髡智不盡如炙輶也。衍輶謂二驪。龍，難之。

遂當作送

晉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少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亮俱為大尉王衍所昵。魏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

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元帝特為湘州刺史焉。

大真玉臺

武子金埒

晉書溫嶠字太真，太原析人，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成帝時為驃騎將軍，始安郡公。世說曰：嶠妻婦從姑劉氏家，經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惠，姑屬公，覓婿。公自有誓意，答曰：佳婿難得，但如嶠如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是。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也。後數日，公報姑云：已得。晉書禮明地，背身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下。王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晉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

芒或作邛

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使
藝過人和嶠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起家拜中書郎
遷侍中坐免官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後麗服玉食
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
金溝

馬埒埒埒

巫馬戴星

宓賤彈琴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
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
單父亦治巫馬期間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
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郝廉留錢

雷義送金

風俗通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

曾過姊飯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後漢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為郡功曹擢舉善
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一斤謝不
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某理屋宇乃
得之金主已死無所復還乃以付縣曹後拜侍御史
除南頓令

逢萌挂冠

胡昭投簪

後漢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經
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
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
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瓦盆哭於市曰新乎新
乎因遂潛藏後光武徵不起
魏志胡昭字孔明潁川人養志不仕始避地冀州

益當作益

川一作州
林場

袁紹之命道還鄉里太祖為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
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
有志出處異趣免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
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愛之建安末民
孫狼等叛亂自相約言胡居士賢者一不得犯其部
落一川賴昭咸無怵惕後公車特徵會卒擊虞作昭
賢曰投替卷帶鞞聲匿跡

王喬雙鳧

華佗五禽

後漢王喬河東人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
詣臺朝顯宗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
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自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
張之但得一雙鳧焉後天下玉指於掌前喬曰天帝
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華於城東

七十二

百姓為立廟號葉君祠

後漢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
年且百歲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精於方藥剴劑不
過數種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
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割破腹
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前洗除去疾穢既而
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瘡愈一月間平復為人性惡
且耻以醫見業曹操累書呼之數期不及竟殺之廣
陵吳普從佗學佗謂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
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
樞終不朽也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鸞顧引挽
要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
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除疾兼利蹠
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恰而汗出因

要作腰

恰作怡

以著粉身ラ體輕便ニ而欲食ヲ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

程邈隸書

史籀大篆

前漢藝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又曰秦時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趣省易施之於徒隸也

晉衛恒善草隸書為字勢曰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或曰秦時下士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日大篆二日小篆三日刻符四日蟲書五日摹印六日署書七日

隸書

徒隸

摹印

矣書八日隸書恒字巨山為黃門郎與父璿同遇害

王承魚盜

丙吉牛喘

晉書王承字安期汝南內史湛之子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圃與眾共之池魚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荅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竊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渡江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眾咸親愛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前漢丙吉字少卿魯國人宣帝時為丞相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

犯夜

矣

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聞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當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初吉為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其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之。武帝疾，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遣使殺獄繫者，內詣者令到獄，吉閉門拒之，乃劾奏吉，上寤因赦天下郡邸獄，賴吉得生。恩及四海，曾孫病，吉視遇甚有恩惠，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後上聞知，吉有舊恩，不言大賢之制詔，封博陽侯。

賈琮寒帷

郭賀露冕

後漢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靈帝時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朱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羨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竦震其餘，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初交趾屯兵反，有司舉琮為刺史。琮到部，部訃其反狀，咸言賊斂過重，民不聊生，故相聚為盜賊。琮即告示，使各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百姓以安。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更不敢叛。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後漢郭賀字喬卿，維陽人。建武中為尚書令，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

賈琮
官金錢
分文
取之
賈琮

惟
中
事
三
年

車徵不循

前漢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帝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父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時舉賢良對策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正王敬重焉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求兩閉諸陽縱諸陰其止兩及是行之得所欲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乃言之於上使相膠西王王亦帝兄尤縱恣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九相兩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有所居而治及去位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降儒及仲舒對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其發之以壽終家徙茂陵子及孫皆至大官

一本算有自仲舒三字而無其字

平叔傳粉

弘治凝脂

魏志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尚金卿公主為吏部尚書駙馬都尉世說曰平叔美姿面至白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

楊寶黃雀

毛寶白龜

續齊諧記揚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鷓鴣巢所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

螻蟻

箱中唯食黃花百餘白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而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極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寶哀平世隱居教授王莽徵之遂逃道光武高其節公車特徵不到子震安帝時為太尉震子秉桓帝時為太尉秉子賜靈帝時為太尉賜子彪獻帝時為太尉魏文帝時復為太尉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

晉毛寶字碩真滎陽武人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虎遣二萬騎攻之城陷寶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入寶亦溺死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刃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

白龜下有長四五寸之四字刃或作刀

至東岸遂得免焉

宿瘤採桑

漆室憂葵

古列女傳齊閔王之右頸有大瘤號曰宿瘤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問曰寡人出遊百姓無少長皆來觀汝不一視何也對曰妾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曰此賢女也命後乘冊之女曰父母在內使妾不受教而隨王是奔女也王安用之王大憚遣歸使使者奉禮加金百鎰往聘贈之父母驚惶欲洗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變容更服不見識也於是如故隨使者至閔王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

冊當作載

朝之侵，晉懼秦楚宿瘤有力焉，及死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弒於外。古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魯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子欲嫁耶汝曰吾豈為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幼也鄰婦笑曰此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墓使我終歲不食冀鄰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濶九里漸如三百步夫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逃乎居三年魯果內亂齊楚攻之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息

韋賢蒲羸

夏侯拾芥

前漢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

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宣帝時為丞相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加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少子玄成字少翁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玄成相元帝十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而文來過之

前漢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為人質朴守正簡易亡威儀宣帝時遷太子少傅受詔撰尚書論議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初勝授太右尚書故賜錢二百萬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亡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阮簡曠達

袁耽俊邁

少傳之少字作大

一耳字無

舊注引林七賢論曰阮簡咸之從子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後儀令為他賞設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二十年
晉袁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少有才氣倜儻不羈為士類所稱桓温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報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辨作表彥道也遂就局俄頃十萬一賭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操布帽擲地曰竟識表彥道不其通脫如此仕為從事中郎

蘇武持節

前漢蘇武字子卿杜陵人武帝時以中郎將持節使

鄭眾不拜

匈奴單于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氈毛并咽之數月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昭帝立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漢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在某澤中由是得還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一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至宣帝時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年八十餘卒後圖畫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後漢鄭眾字仲師南河開封人精力於學知名於世永平初以明經給事中八年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眾誓服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後復遣眾眾

月或作日
幽コラハラシ

什頭ニモヲ施
シ節トス

言臣前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惠恨遣兵圍臣今復
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禮獨拜帝
不聽衆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詔追還繫廷尉會赦
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
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復召為軍司馬終大司農

郭巨將坑

董永白賣

舊注引孝子傳云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
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決
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二
尺餘忽見黃金一釜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
奪人不得取
舊注云漢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備力至農月以小
車推父置田頭陰樹下而營農作父死就主人貸錢

一萬約賣身為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遇婦人姿
容端美求為永妻永與俱詣主人令求妻織縷三百
匹放汝夫妻乃織一月而畢主人怪其速其遂放之
相隨至舊相遇處辭求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
天帝令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

仲連蹈海

范蠡泛湖

史記魯仲連齊人好奇偉倣儻之畫策不肯仕官游
於趙會秦圍邯鄲而魏將新垣衍欲令趙尊秦昭王
為帝仲連乃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
君責而歸之平原君請為紹介見衍衍曰吾視君比
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今觀先生之玉貌非
有求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世以
鮑焦為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

料當作使

紹媒也

合シテ人卷ニ
鮑ホシウヲ
ツケウヲ
焦ヲア
ル

秦元胡國
虜トモ云フ

浮海下一
無以之字
漢子之下
當有皮字

彼秦存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
即為帝則連踵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於是術
不敢復言帝秦平原君欲封之遂辭去終身不復見
史記范蠡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
餘年竟滅兵報會稽之耻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
且勾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
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適齊變姓名自謂鴟
夷子隱耕于海畔父子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資以
為相蠡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極
也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懷其重寶
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利
通可以致富自謂陶朱公居無何致貲累巨萬天下
稱陶朱公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老死于陶

文寶緝柳

溫舒截蒲

楚國先賢傳孫文寶到洛陽在太學左右得一小屋
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楊柳為簡以寫經
前漢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父為里監門使牧
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
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
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吏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
為山邑丞宣帝時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伯道無兒

嵇紹不孤

晉書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為河東太守沒于石
勤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
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

遺當作遺
稠多也

弟早亡死悔有息理不可絕止應自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弄之朝弄而暮及明日繫之於樹而去至江東仕為尚書右僕射彼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評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依之甥依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晉蘇紹字延祖父康與山濤善臨誅謂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後濤薦為秘書丞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裴頠亦深器之每日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累遷侍中及惠帝蒙塵馳詣行在所王師敗績百官及侍衛散遺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帝深哀嘆之

綠珠墜樓

文君當壚

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絳侍中血勿去元帝表贈太尉謚曰忠穆祠太牢意曰且色入百鼎時自

晉書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拜衛尉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箏中書令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第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蕙蘭麝被羅縠日在房擇使者曰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之崇正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致死於君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臨東市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遂被害

羅殺輕紗也
穀羅一細精
ウスキヤ

卷之三十一

前漢卓王孫女新寡好音司
馬相如與客至其家酒酣鼓琴而以琴心挑之相如
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
之恐不得當也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
四壁立王孫大怒文君父之不樂謂其鄉曰弟恨如
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乃之臨邛盡賣車騎
買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自著犢鼻褲與庸保雜作
條器於市中王孫聞之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
孫曰有等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矣身
於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並孫分與
文君僮百人錢百萬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父之蜀
人揚得意爲狗監侍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
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
言爲賦賦上驚召問以爲郎

酒壚 賣酒也

伊尹負鼎

甯戚扣角

史記伊尹欲王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
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負鼎士湯使人聘迎
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
以國政
三齊略記齊桓公夜出近舍竊疾擊其牛角高歌
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
斷從昏飲牛蓐夜半長夜曼曼何時且桓公召與語
說之以爲大夫

勝子從塚
豆マナト夕
奈卷二
竊道 或シヒテ
則シテ諸吏頭ニ

趙壹坎壈

顏驕蹇剝

後漢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望之甚偉
持才倨傲爲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屢抵罪幾至死友

壞

石竹
ミカク

思作恩

蒙亦卷中

人救得免乃賜書謝思為窮為賦後舉郡上計到京
 師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壹獨
 長揖逢異之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
 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下堂執手延置上坐河南尹
 羊陟與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
 後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初逢使善相者
 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
 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舍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
 時為之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
 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
 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一本作景
 帝好表臣貌醜

龔遂勸農

文翁興學

鉏鋤 鉏鋤 一作

前漢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以明經為官宣帝
 時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
 選能治者以遂為渤海太守年七十餘遂至界移書
 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鋤鋤田器者皆為良
 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為盜賊盜賊悉平民安土樂
 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
 齊俗奢後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
 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吏民皆富
 貴獄訟止息後徵遂議曹王生素嗜酒亡節度從至
 京師會遂引入宮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
 宜曰皆聖王之德非小臣之力遂受其言以對上說
 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對曰臣非知此乃議
 曹教戒臣也上以遂老不仕公卿拜水衡都尉王生
 為丞以褒顯遂云

飾作飭勸之

飭飾同

前漢文翁，益州人，少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親自飾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為右職。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悌力田，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闡聞，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晏御揚揚

五鹿嶽嶽

史記晏平中嬰為齊相，出其御其妻從門間而觀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其後夫自抑，換晏子怪，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其妻為命婦。
前漢五鹿充宗，字君孟，時為少府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衣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首，遂為博士。」

蕭朱結綬

王貢彈冠

前漢蕭育字次君東海蘭陵人哀帝時為光祿大夫
執金吾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
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薦達也
前漢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少好學明經宣帝時
為諫大夫與同郡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
冠言其取舍同也禹字少翁以明經索行著聞仕至
御史大夫

龐統展驥

仇覽棲鸞

蜀志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議者司馬
徽有知人鑒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先
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先官吳將

農畢下有男
元一作元

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
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
主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遂並為軍師中郎將
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為蒲亭長勸
人生業農畢乞念子弟就學則輕游恣者皆役以田
桑賑郵窮寡暮年大化初到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
母詣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
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謚
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皋哺所生時考城令王
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曰主簿聞
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覽曰以
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叔棘非鸞鳳所棲百里
豈大賢之路以奉資勉入太學學畢歸鄉里州郡並
請皆以疾辭

諸葛顧廬

韓信升壇

蜀志諸葛亮相先主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才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自是事無巨細皆決於亮嘗上疏其略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後常以木牛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峙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卒于軍年五十四謚忠武侯亮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

前漢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後蜀項羽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亡歸漢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上不即亡何追之居一二日來謂上罵曰諸將士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主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為大將諸軍皆驚後封楚王都下邳謀反赦為淮陰侯卒為呂后所斬

王哀柏慘

閔損衣單

晉書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陰人少立操尚博學多能其父儀為文帝司馬見殺哀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廬于墓側且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援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

朝引以制馬者

沒每雷輒刺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末常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業我之篇
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舊
本哀作褒非

舊注云閱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至
孝不怠母疾惡之所生子以綿絮衣之損以蘆花絮
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朝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
知之欲遣後母損泣答父曰母在子寒母去子
單父善之而止母亦悔改待三子平均遂成慈母

蒙恬製衣筆

蔡倫造紙

初學記云博物志蒙恬造筆又尚書中侯玄龜負圖
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此則秦之
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恬更

為之損益耳故說文曰楚謂之聿長謂之不律燕謂
之拂秦謂之筆也舊注引博物志云蒙恬為秦將製
筆自此始今本無之

後漢宦者蔡論字敬仲和帝時轉中常侍加尚方令
監作秘劍及諸器械其不精正堅密為後世法自古
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縷帛者謂之為紙縷貴而簡
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
以為紙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故天下咸
稱蔡侯紙

孔伋緼袍

祭遵布被

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裏不旬九食田子方聞
之使人遺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
之吾與人姓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

裏或作表

遊當作存

封其地ヲ此ニシテ
地ノ土ヲ包ミテ
テ封ラシメテ
テ封ラシメテ
テ封ラシメテ
テ封ラシメテ

何故不受乎思曰彼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
文妙操昔律閉居翫古不交當世後為中郎將獻帝
西遷王粲從長安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
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
至年既幼弱容壯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之孫
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粲曾祖
龔祖暢皆為三公

周公握髮

蔡邕倒屣

史記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作禽代就封
於魯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
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

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
文妙操昔律閉居翫古不交當世後為中郎將獻帝
西遷王粲從長安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
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
至年既幼弱容壯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之孫
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粲曾祖
龔祖暢皆為三公

王敦傾室

紀瞻出妓

晉書王敦字處仲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
主拜駙馬都尉明帝初移鎮姑熟自領揚州牧謀逆
病死割棺戮尸初石崇以奢豪矜物厨上常有十餘
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姬則者皆易

東坡志林

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怍。羣婢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嘆異。
舊注引世說云：王導與周顛及諸朝士詣尚書紀瞻家，觀妓，瞻有愛妾能作新聲，顛問答之，頗無怍色。有司奏顛耽荒詔原之，今本無載。

暴勝持斧

張綱埋輪

前漢暴勝之字公子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綉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兵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
後漢張綱字文紀，據為武陽人，少明經學，辟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者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

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漢安初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著儒知，各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等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時冀妹為皇后，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言直，不忍用。終廣陵太守。

靈運曲笠

林宗折巾

世說新語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示能忘懷。南史謝靈運，晉車騎將軍玄之孫，學博覽羣書，文章之茂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世稱謝靈樂為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素所愛好，肆意遊遨。族弟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

褒
褒
褒

章對惠連輒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
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
有神助非吾語也後為侍中免官尋山陟嶺必造幽
峻登躡常著木屐起為臨川內史有通志徙廣州并
而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宋文帝稱
為一寶
後漢郭泰字林宗辟舉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
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游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
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
如此或問范滂曰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身不
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不知其他林宗雖善
人倫而不為危言叢論故官官擅政而不能傷及黨
事起名士多被害惟林宗袁閔得免閉門教授弟子
以千數及卒四方之士千餘人會葬同志者共刻石

立碑蔡邕為其文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自慙
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鑿

屈原澤畔

漁父江濱

史記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
於治亂爛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
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疏平後秦昭王欲與
懷王會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
勸王行王死於秦長子頃襄王立以子蘭為令尹子
蘭使上官大夫短原於王王怒而遷之原至江濱披
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問曰子非三
閭大夫歟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
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物
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

讀
讀
讀

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發其醜？何故懷瑾握瑜而目
令見放為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
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而
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
埃乎？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後百餘年，
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吊之。

魏勃掃門

潘岳望塵

前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
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因特令閭者而
問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為掃，於是舍人見
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晉潘岳為黃門侍郎，性輕躁，趨世利，與衛尉石崇等
誦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謐與之同善。

魏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謐構愆懷太子之文，及晉書
限斷皆岳之辭也。初，岳為琅邪內史，孫秀為小史，給
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為人，數撻辱之，秀常喻念及
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遂誣岳及石崇謀為亂，同
被誅。謐，韓壽子，賈充婦郭槐養為己子，時賈后淫虐，
謐干預國事，權侔人主。

京房推律

翼奉觀性

前漢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治易，事梁人焦贛，專
壽曰：得我道以立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公羊》，分六
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
之尤精，好鐘律，知音聲。孝元時，以孝廉為郎，與石顯
五鹿充宗有隙，出為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為
大臣所非，不欲遠，唯左右及為太守，憂懼乃上封事。

言必異既而顯告廢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誑誤諸侯
遂弄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
前漢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明經術好律歷陰陽
之占元帝即位徵之奉上封事曰治道要務在知下
之邪正於是時有辰時客主邪正之語其略曰參之六
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觀性以曆觀情以律
明主所宜獨用官至諫大夫

身寧奢侈

陸凱貴盛

兵志身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少有氣力好游俠招
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仕孫權以功拜折衝將軍兵
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
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綉幃帳以珠玉為飾
常以羅錦維舟去或割弃以示舍也江表傳曰曹公

帷帳
量帷
量帳

出濡須臨江飲馬權室眾應之使寧為前部督使
夜入魏軍寧選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踰壘入
營斬數十級北軍驚駭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
足相敵也

級百一十級
故音級
級音級

吳志陸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孫皓時為丞相
世說曰皓問凱卿一家用
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
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
盛也

干木富義

於陵辭聘

淮南子曰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間而載
之其僕曰干木布衣之士君載其間不已甚乎文侯
曰干木不趨勢利讓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

干木
僕曰

寡不敢勿賦乎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弗為木猶賢而寡人猶不賢也
古列女傳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之子終入謂妻曰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白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履以為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為人灌園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辭母兄將妻適楚居於陵自號於陵仲子

元凱傳癖

伯英草聖

晉書杜預字元凱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說而無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歛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財癖武帝聞之謂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終司隸校尉位特進贈征南大將軍初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記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後漢張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草書衛極曰章帝時齊相杜夔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

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漂母進食

孫鍾設瓜

前漢韓信家貧嘗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
迺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自絕去至城下
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
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
陰少年又侮信眾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
孰視俛出跨下一市皆笑以為快及信為楚王召漂
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召
辱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爭我
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幽真錄孫鍾少時家貧種瓜瓜熟有三人來乞瓜鍾
引入庵中設瓜及飯飯訖謂鍾曰蒙君厚惠今示子

為欲一作
欲為

葬地欲得世世封侯為欲數代天子又曰我司命也
君下山百步勿反顧鍾下六十來步回看並為白鶴
飛去鍾遂於此葬母冢上有氣覆天鍾後生堅堅生
權權生亮及體權孫和生皓為晉所滅降為歸命侯

壺公謫天

一作和休

薊訓歷家

後漢汝南費長房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
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
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
神也謂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且白復詣翁翁與俱
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
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
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
與鄉鄰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

二或作三
嬰兒始生曰嬰

不展躬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上視器始一併許二
人終日飲不盡責人當去拾吐對不
神仙傳薊子訓齊人舉孝廉除郎中又為都尉人莫
知其有道在鄉里常以信讓與人二百餘年顏色不
老曾求抱鄰舍嬰兒誤墮地死兒家素尊子訓即埋
之二十餘日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子訓
既去掘視所埋但泥而已又諸老人髮白者子訓與
對坐共語宿昔皆還黑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爭
請子訓此居大學諸生為請子訓曰吾某月日
當往到期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
乃見書生問誰欲見我卿盡語之吾日中當往到日
中子訓果往二十三處諸貴人喜自謂先詣之明日
相參問各言子訓衣服顏色如一而所論說隨主人
所語不同遠近驚異子訓去乘青驄出東門陌上徐

徐行諸貴人走馬逐不能及行半日而相去常一里
許乃止

劉玄刮席

晉惠聞蟻

後漢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王莽末平林陳牧等聚
眾號平林兵聖公往從之及破莽軍號聖公為更始
將軍眾雖多無所統一遂共立更始為天子更始即
帝位南面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初
入都城時漢兵誅王莽傳首詣死懸於市遂北都
洛陽後遷長安初莽敗惟未央宮被焚餘宮館無所
毀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拜前殿
郎更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怩首刮席不敢視右亦
眉賊入關見錄

晉惠聞蟻武帝亦疑焉

蝦蟆馬名

嘗使使尚書事不能對賈妃遣左右在對遂安又居
大位政出君網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
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
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
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
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

伊籍一拜

鄺生長揖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先主以為左將軍從事中
郎遣使與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
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機捷
類如此權甚異之
前漢酈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
業為里監門縣中賢豪不敢役謂之狂生沛公略地

至高陽酈食其入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食其
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舉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
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上坐謝之既下陳留甄
為廣野君韓信東擊齊又使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
下兵憑軾下齊七十餘城及信兵至廣以為食其賣
已廼烹之

馬安四至

應璩三入

前漢司馬安汲黯沛子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
巧善官四至九卿終河南太守昆弟以安故同時至
二千石十人文章叙錄應璩字休連汝南人博學好
屬文魏文明帝世歷散騎常侍齊王即位遷侍中大
將軍長史曹參秉政多違法度璩為百一詩以諷
其略曰前者道高去有人適我聞田無所有酌醴

焚滅其胡我何功德三八承明廬其言雖頗諧合系
刃世妻世共傳之

郭解借交

朱家脫急

前漢郭解字翁伯河內軹人靜悍不飲酒少時成陰
賊感慕不快意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
剽攻不休劫及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嘗急
常得脫長更折節爲檢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後坐
客殺人解實不知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
任俠行權以睡耽殺人當大逆無道遂族解
前漢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
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
飲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
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車車專趨人

之急甚於已秘既隕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
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虞延刻期

盛吉垂泣

後漢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延初生其上有物若
一匹練遂上并天占者以爲吉及長長八尺二寸要
帶十圍力能扛鼎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
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打禦盜
賴其全者甚衆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休臘輒
休遣徒繫歸家並感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
自載詣獄既至而死率掾官屬殯于門外百姓感悅
水平中爲三公

會稽典錄成字君達拜廷尉性多仁惠務在京於
每餘月罪囚當斷其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泣

要身要通

早者無子之

謝安嘗漢書盛吉為廷尉每至冬節罪囚當斬妻夜執燭盛吉持筆夫妻相對垂泣決罪

豫讓吞炭

鉏麴觸槐

史記豫讓晉人嘗事范中行氏去而事智伯智伯尊寵之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怨智伯漆其頭為飲器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我必為智伯報讎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搜之則豫讓也襄子義而釋之又漆身為癩吞炭為亞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豫讓問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死之不為報讎而反臣智伯知伯已死獨何報讎之深對曰臣事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

曰寡人殺子亦足矣子自為計讓曰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襄子持衣與之乃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厚歛以彫牆從堂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觸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婦人戴過朝看為正卿驟諫公患之使鉏麴賊之晨往寢門關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麴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阮孚蠟屐

祖約好財

晉書阮孚字通集始平太守咸之子元帝以為安東參軍通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轉從事中郎終日

麓竹高篋

縱賞有司所拔遷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為所司彈劾帝嘗之初祖約性好財乎性好履同是紫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麓以着皆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其嫌履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履神色開暢於是勝負始分終廣州刺史約字士少璩州刺史逝之子蘇峻尅京師矯詔以為侍中為石勒所殺

初平起石

左慈擲杯

神仙傳皇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索之不得見後在市有道士善卜乃就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是卿弟非邪初起即隨道士尋見兄弟悲喜問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

易姓以下
南傳達下
一本作初平改字
為赤松子初起
改字為魯班
之十五字

初起往觀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曰無羊初起曰羊在耳但見自不見便乃俱往初平信叱叱羊起於是白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曰我弟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初起使弄妻兒習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石日中無影有童子之色後還鄉諸親死亡略盡乃去以方授南伯逢易姓為赤初起改為魯班初平改為赤松子其後傳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神仙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明五經兼通墨氣見漢祚將盡乃歎曰值此衰運官高者老才高者死當代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術充明六甲能役鬼神坐致行厨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在丹金液經能變萬端曹操聞其名之開一室中斷穀食日與二殊水

無為操怒謀殺之為設酒慈乞分杯飲酒時天寒溫
酒尚未熱慈搖替以盡杯酒即中斷分為兩向慈飲
其半送半與操操未即飲慈乞自飲飲畢以杯擲屋
棟杯便懸著棟動搖似鳥飛之狀仰欲落不落一坐
矚目視杯已失慈所在操嘗會賓顧眾曰珍羞俱備
所少吳江鱸魚耳慈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須臾引
鱸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慈更餌釣沉之後引出皆
三尺餘操贈之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忍近取之因
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報令增一端語頃即得薑
還使報命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也

武陵桃源

劉阮天台

陶潛桃花源記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忘
路之遠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華

于山夕夕
醫丁丁
醫丁丁

艇作船

鮮爰落英續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盡
水源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
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
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
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為設
酒殺雞作食村中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
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
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為具言聞皆歎惋餘
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得其
艇便據向路處處誌之及郡詣太守說太守即遣人
隨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續齊諧記漢明帝永平中剡縣有劉晨阮肇入天
山林藥迷失道路狼盡望山頭有桃其取食之如覺

丁チ十カカ
瑞シ七シ寶ホウ金キン銀ギン珠シュ
瑞シ瑪マ瑙ノウ珠シュ
瑞シ瑪マ瑙ノウ珠シュ
瑞シ瑪マ瑙ノウ珠シュ

少得下山得澗水飲之並澡洗望見蔓菁菜葉從山
復出次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
入不遠因過水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太溪見二女麗
容絕妙世未有便喚劉阮姓名如有舊喜問郎等來
何晚因邀過家示館服飾精華東西各有床帳帷設
七寶瓔珞非世所有左右直悉青衣端正都無男子
須臾下胡麻飯山羊脯甚美又設甘酒有數千客將
三五桃至云來慶女聲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向暮
仙女各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家止宿行夫婦之道留
十五日求還女曰來此皆是宿福所招得與仙女交
接流俗何所樂遂任半年天氣和適常如三六月百
鳥哀鳴悲思求歸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
更喚諸仙女共作歌吹送劉阮從此山東洞口去不
遠至太道隨其言果得還家鄉並無相識鄉里怪異

乃驗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不出不知何在既
無親屬栖泊無所却欲還女家尋山路不獲至大康
八年失二人所在

王儉墜車

褚淵落水

南史齊司徒褚淵字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
道壞落水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謝超宗抵掌笑曰落
水三公墜車僕射妾面出水露濕狼藉超宗先亦傳
度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有地道焉地所不
受投界河伯河伯不受吾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
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儉字仲寶祖曇首
父僧綽俱為侍中儉幼篤學丹揚尹袁粲見之曰華
相之門枯柏蘇葉雖小已有棟梁氣器終當任公家
國事在至中書監竇璜欲惟以經國為事少有空林

狼ウ伏フ之シ草カ
非ヒ朝チウ起キ之シ行コウ
クク二ニ八ハチ狼ウ藉セキ
クク二ニ八ハチ狼ウ藉セキ

志難詩云穆契正虞夏伊呂翼商周舊本儉作常誤也淵年十餘時父有牛墮并營救喧擾淵下廉不視有問生盜其衣淵見謂曰可密藏之無令人知門生惡而去宋明帝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一餅金持示之曰人無所知淵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見與必相啓此人懼投金而去後為尚書令歸心齊高帝帝立進位中書監世以名節譏之百姓語曰可薄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粲為司徒與尚書令劉彥節或於高帝死其事

季倫錦障

春申珠履

晉書石崇字季倫父苞位至司徒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為荆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後拜衛尉財產

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綺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鮎澳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綺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糞愷用赤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碎愷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
史記楚考烈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奪楚為璆瑁替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皆躡珠履以見趙

使趙使大慙

甄后出拜

魏志文昭甄皇后漢太保甄邯後袁紹為中子熙然
之出為幽州右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右於鄴
魏略曰鄴城破紹妻及右共坐皇堂上文帝入紹舍
見紹妻及右右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
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覆令
仰文帝就視其顏色非几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
迎取典略曰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
氏出拜坐中衆人皆咸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聞之
乃收楨減死輸作使彼之

胡嬪爭擣

晉武傷指

晉書胡貴嬪名芳父奮家世將門為鎮軍大將軍武
帝多簡良家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
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
且不長何畏陛下拜為貴嬪時帝多內寵平兵後復
納孫皓官人數千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莫
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寢寢宮人乃取竹
葉挿戶以鹽汁洒地而引帝車然芳蒙幸殆有事房
之寵侍飾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擣蒲葉失遂傷
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比伐公孫西距諸葛
斯將種而何帝有慙色芳生武安公主也

石慶數馬

孔光温樹

前漢石奮趙人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
無處比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

擣蒲 擣葉

後官

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更
舉集其門九魏奮為萬石君慶武帝時為太僕御出
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
弟最為簡易然猶如此後為丞相

前漢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經學尤明以高第
為尚書轉僕射尚書令九典樞機十餘年有所言無
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好忠直人臣大罪有所薦
舉惟恐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
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
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哀帝立拜丞相及王莽權盛
稱宰衡光固辭位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
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光九為御史
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
位

翟湯隱操

許詢勝具

晉書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廉潔不屑世事
耕而右食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
鄰賴之辟召不至子莊字祖休遵湯之操不交人物
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何
止去其一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
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以為知言晚節亦不
復釣徵命不就子矯亦有高操屢有辭辭命齋子法
湯孝武時以散騎郎徵不至世有隱行云
舊注引世說云許詢字玄度好遊山澤而體便登陟
時人曰許非徒有勝情有濟勝之具詢隱永興幽允
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乃以爾
耳許曰徒能苞苴固當輕於天下之寶今本無載

乃此下有字

優旃滑稽 落下歷數

史記優旃秦僭侏儒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
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旃哀之謂曰汝欲休
乎我即呼女汝應曰諾有頃陛楯大呼曰陛楯郎
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無沾幸休
君於是始皇使得半相代嘗欲大苑囿旃曰善多縱
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糜鹿觸之足矣始皇以
故輟止二世而又欲漆其城旃曰佳哉漆城蕩蕩寇
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漆室二世笑
而此亦貪食木也

無占二字 一作也字 世下而立

律率トコロ志 律率トコロ志 律率トコロ志

律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象
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謂之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
賈曰歷數則唐都落下闕

曼容自免 子平畢娶

前漢酈丹字曼容琅邪人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
百石輒自免去
後漢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
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又
其餘讀易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責不如
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勸
家事勿相關遂肆意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師曠清耳 離婁明目

蒙來卷中

四十八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
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
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調臣切為君耻之至師曠
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為後之知音也
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終百步之外下水尺不能
見淺深非自不明其勢難翻也

仲文照鏡

臨江折軸

晉書裴仲文陳郡人轉尚書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
政又謝琨之徒曠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快快不得
志忽遷洛陽太守意彌不平後謀反伏誅仲文常照
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

前漢臨江閔王榮景帝子立為太子廢為臨江王三
歲坐侵廟墻地為官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

場
岸地

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切言曰吾王不反矣
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致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
葬監田蕪數萬畝土置冢上百姓怜之

藥巴喫酒

偃師舞木

神仙傳藥巴蜀都人漢帝召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
後到頗有醉色不飲而以酒望西南喫之有司奏巴
大不敬詔問巴巴對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為
臣立席今自昔老皆入廟致饗是以來遲適臣本懸
成都市失火臣喫酒為雨以滅火災詔原罪即遣使
往驗其言荅云正旦失火食時有大雨從東北來火
乃息兩皆酒氣後一日大風天霧暗失巴所在尋問
之其日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昇天矣巴字叔元見
後漢

後漢

列子曰周穆王西巡狩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王問曰
若有何能曰臣有所造願王觀之越日謂是王曰
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王視之
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
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
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
妾王怒欲誅偃師偃師立刺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
華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

德潤備書

君平賣卜

兵志闕澤字德潤乃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
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
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仕孫權為
中書令侍中太子太傅每朝大議經典所疑輒諮

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

前漢嚴遵字君平蜀郡人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
其食弗食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
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
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
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
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莊之指著書十餘
萬言揚雄少時從游學而日仕京師數為朝廷在位
賢者稱君平德年九十餘終

叔寶真玉潤

彦輔冰清

晉書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發祖父瓊曰此兒有
異於眾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玠舅驃驃將軍主
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又嘗語人曰與珍同遊宛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
珍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米清女
王潤

晉樂廣字彥輔年八歲夏侯玄見之謂其父曰廣神
舞朗徹當為名士可令專學必能與卿門戶衛瑾見
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
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見廣便
覺已之煩其為識者歎羨如此

衛后髮鬢

飛燕體輕

張衡西京賦曰衛后興於鬢髮飛燕籠於體輕衛后
前漢孝武帝皇后也字子夫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
侯邑初為平陽公主詭者武帝被霸上還過主既飲
謳者進帝獨詠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

長髮
細髮

幸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
驗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後生男據遂立為皇太子而
男為太子遭巫蠱事起江充為姦太子與后共誅充
太子敗亡后自殺

前漢飛燕孝成帝趙皇后也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
不舉三日不死遂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
號曰飛燕帝嘗微行出過主作樂見而說之召入宮
大幸女弟復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立為皇后後寵
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姊弟顯寵十餘年皆無子及
帝暴崩民歸罪昭儀昭儀自殺哀帝立尊后為皇
太后帝崩見廢自殺西京雜記曰飛燕為皇后女弟
在昭陽殿右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昭儀不能及但
弱骨豐肌是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

玄石沈酒

劉伶解醒

博物志曰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酣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權葬之酒家討千日酒乃憶玄石前日酣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玄石之死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常以細字蒲齋萬物為心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鋪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體如此嘗酒求酒於妻妻掬酒噉器涕泣諫曰君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擔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嚙肉頰然復醉嘗醉與

蘇十カ

計天子律伐スル

テ用ヒク

醒病酒

俗人相許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未嘗借意文翰著酒德頌一篇嘗為建威參軍太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趙勝謝筵

楚莊絕纓

史記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家樓臨民家有樓者繫蔽行汲羨人居樓上見大笑之明日楚者至門請曰士之不遠千里而來皆以君能貴士而賤妾臣不幸有罷癯之病而君之後宮笑臣願得笑臣者願勝笑應曰諾終不殺哉餘賓客稍相引去者過半勝怪之客曰以君不殺笑筵者以為愛色而賤士即去耳勝及斬笑者頭自造覺者門謝焉後乃

癯癯病

復來
論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登獨滅有引美
人之衣者義人授絕其冠纓告王趨火來上視絕纓
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
王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權
羣臣百餘人皆絕其冠纓而上人盡懼而罷後晉
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勝人莊
王怪問乃夜絕纓者顯報至也

惡來多力

飛廉善走

史記飛廉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
力事紂惡來善毀讒諸侯武王伐紂并殺惡來具其
飛廉為紂石北方曼子春秋曰惡來手裂虎兕皇甫
謐曰作不棺於北方

趙孟疵面

田駢天口

舊注云晉趙孟字長舒為尚書今史善清談面有疵
點時人曰諸事不決問疵面
七略曰田駢齊人好談論時號曰天口駢言其口如
天不可窮也

張憑理窟

裴頠談藪

晉書張憑字長宗其都人有志氣為鄉閭所稱奉孝
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政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回舉
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毀而
無端會王蒙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
旨深遠足暢被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
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舡須臾惔遣傳教覓張

張憑
不子美
指美

山能ク往
勅筆
カニ語ル

老癯，形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罕，為理密官，至御史中丞。晉書：裴頠字逸民，司空秀之子，弘雅，有遠識，博學，著古今少知名，中丞周舉見而歎曰：頠若武庫兵，縱橫一時之傑也。樂廣嘗與頠清言，欲言以理服之，而頠辭語豐博，廣笑而不信。時人謂頠為言談矣。之林，數累遷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焉。

仲宣獨步

子建八斗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表而體弱，進退不甚重也。歸太祖，累拜侍中，曹植與楊脩書曰：今此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

文章家ヲ藻
家或ハ文章ニ
三十九ノ
才トモ云フ

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孔璋、陳琳，字偉長，徐幹字公幹，劉楨字德璉，應瑒字也。

魏志：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奈何！備入時，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每進見，難問，進聲而對，特見寵愛。文帝即位，累封陳王，舊注引謝靈運云：天六才共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自舌及今同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繼之。

廣漢鈎距

弘羊心計

前漢：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遷京兆尹，威名流聞，其發奸擿伏如神，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自漢

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為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尤善
為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也
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
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
能及郡中盜賊聞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
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後上書告丞相魏相事失
實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數罪吏
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死竟坐要斬百姓追
思敬之至今

衛青拜幕

去病辭第

前漢桑弘羊雒陽賈人子武帝時以心計用事年十
三為侍中與大農丞東郭咸陽孔僅三人者言利事
折秋毫拜御史大夫非帝時謀反伏誅

前漢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
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
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公及姊子天子
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給事建
章右拜車騎將軍擊匈奴以功封長平侯元朔中擢
三萬騎出高闕追匈奴右賢王得賢裨王王補即十餘人衆
受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兵還至塞天子使
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
兵屬青號而歸李廣傳注衛青在匈奴絕大漠大克
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

前漢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
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立去病以右姊子年
十八為侍中從大將軍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票騎
將軍右置大司馬位去病秩祿皆與青等去病為大

冊
サ
キ
カ
元

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兵法對曰願
方略何如耳不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
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上益重愛之

酈寄賣友

紀信詐帝

前漢酈寄字况高陽人丞相商之子與呂祿善及高
右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周
勃不得入乃使人劫商令寄給祿祿信之與出游勃
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天下稱酈寄賣友
前漢紀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滎陽信曰事急矣臣
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
因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
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讎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
東門遁將兵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濟叔不癡

周兄無慧

晉書王湛字處冲少有識度龍顏太鼻少言語初有
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相獨異焉
闔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
望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
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晚復看耳濟請言之因剖
析玄理微妙有音趣皆濟所未聞武帝亦以湛為癡
每見濟輒嘲之曰卿家癡故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
又問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義帝曰誰比濟曰山
壽以下魏舒以上仕至汝南內史
左氏傳曰晉欒書中行偃使荀盩士勳逆周子于京
師而立之是為悼公周子有兄無慧不辨菽麥故不
可立杜預曰菽大豆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

加讚
ルヲ

疾不慧蓋世所謂白髮

虞卿擔簦

蘇章負笈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前漢蘇章字游卿北海人去官不仕於王莽舊注曰章負笈追師不遠千里

南風擲孕

商受訥涉

晉惠帝賈皇后名南風父充位三公初武帝欲為太子取衛瓘女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表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石周請荀勗荀勗並稱充女之姦乃定督南風妬忌多權詐太子畏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性酷虐

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武帝怒將廢之荀勗等救得不廢及立為皇后遂荒淫放恣事制天下威服內外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子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天下咸怨及太子廢趙王倫等因眾怒謀廢石台懼遠害太子以絕眾望倫乃率兵入宮廢之矯詔齎金屑酒賜死

廣德從橋

君章拒滯

前漢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御史大夫蕭望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為博士論石渠石拜御史大夫為人溫雅有醞藉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

魯詩上卷
廣德從橋
君章拒滯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魯世家
廣德從橋
君章拒滯

射者
射者
射者
射者
射者
射者
射者
射者
射者
射者

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宣帝時為大司馬車
安世為公侯食邑萬戶身衣七綵夫人自紡績家
七百人均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績織微是以能
殖其貨富於霍光大將軍十一年番大祿
漢儀注二十四石以上視事尚三載得仕同產管子人焉朝詣任子
務羅環致各坐於殿前無遺物入者少自後
將而十二親屬因對環百十人及數太常問
成放慈愛莫不謂時結書正許並不為編夫曹
對黃懸奉守此珠衣兩聽人少鄭師自為董出校
新外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中
安世三益

蒙求卷中

五十八

